

穆斯林兄弟会

后穆巴拉克时代的埃及穆斯林兄弟会*

丁 隆

摘 要：穆巴拉克政权倒台后，穆斯林兄弟会成为埃及政坛最具实力的政治力量。它通过组党、组建政治联盟、引导过渡期政治安排等措施，巩固了其在政治格局中的优势地位。由于穆兄会在组织结构、经济实力等方面的优势，加之埃及世俗政治力量的式微，它旗下的自由与正义党有望在议会选举中胜出。迄今为止，穆兄会的政治议程尚不明朗，但政治现实将促使其趋于务实。穆兄会的经济政策与穆巴拉克政权相似，使其难以领导埃及实现经济转型。与此同时，穆兄会的崛起将促进阿拉伯国家伊斯兰党派走向联合，引发阿拉伯世界地缘政治结构的变动。当然，穆兄会上台也为埃及与以色列和美国的关系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

关 键 词：埃及；穆斯林兄弟会；自由与正义党；民主联盟

作者简介：丁隆，博士，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北京 100029）。

文章编号：1673-5161（2012）01-0037-15 **中图分类号：**D829 **文献标识码：**A

* 本文属 2010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0CGJ009）的阶段性成果。

2011 年 1 月，埃及爆发的大规模抗议示威推翻了穆巴拉克政权。在后穆巴拉克时代，埃及政坛呈现政治伊斯兰、赛莱菲派和自由民主派三足鼎立的态势。政治伊斯兰，特别是穆斯林兄弟会（以下简称“穆兄会”）的崛起是后穆巴拉克时代埃及政局最突出的特征。在 2011 年底举行的埃及人民议会（下议院）选举第一和第二阶段选举中，穆兄会下属的自由与正义党获得 331 个议席中的 161 个，占 48.6%，有望在议会选举中获胜，成为议会第一大党。本文从回顾穆兄会的发展历程入手，通过分析其崛起的原因和背景，指出其面临的挑战及其影响。

一、穆兄会的发展历程

1928年，哈桑·班纳在埃及伊斯梅利亚市创建了首个政治伊斯兰组织——穆兄会。穆兄会是当代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政治伊斯兰组织，目前其成员人数约60万^①。其影响不仅在埃及国内，还遍及整个伊斯兰世界。哈桑·班纳于1949年遇刺前，穆兄会的分支已遍及阿拉伯东部地区，特别是叙利亚和外约旦的分支，已经初具规模。穆兄会意识形态和组织模式还被后来的政治伊斯兰组织继承和效仿，当今世界几乎所有的政治伊斯兰组织均与埃及穆兄会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或受其思想影响。

穆兄会的思想源流是拉希德·里达的复古主义、穆罕默德·阿卜笃的改革思想和哲马鲁丁·阿富汗尼的政治行动主义，其意识形态兼具保守主义的外壳和革新主义的内核。穆兄会思想家首属哈桑·班纳，坚持渐进式斗争策略，对西方文化采取扬弃态度，思想比较温和。在反对西方殖民主义的同时，他主张吸纳西方先进文化和政治制度，对民主和代议制给予积极评价，他本人就曾亲自竞选议员。尽管穆兄会创建初期内部便出现从事暴力活动的秘密组织“坦齐姆”(Tazim)，但温和派仍是主流。另一位思想家是赛义德·库特布，他对该组织意识形态激进化起到了关键作用。库特布广泛吸收了哈桑·班纳、毛杜迪等人的思想，强调伊斯兰教全面性和政治性，将伊斯兰教传统中并不存在的“伊斯兰国家”等概念理论化，将穆兄会推向与世俗主义水火不容的对立面。库特布的思想具有显著的反体系性，他从世界秩序和人类社会的宏观层面，提出改造伊斯兰社会，强调建立“伊斯兰国家”的必要性，将矛头指向世俗政权，以及以色列和西方。在库特布思想影响下，穆兄会由一个侧重宣教和教育的、致力于社会改良的组织，转变为行动主义组织。库特布思想符合当时穆兄会在世俗政权打压下濒临瓦解的境况，其革命和圣战思想为穆兄会武装对抗埃及当局的镇压提供了思想武器。面对穆兄会的激进化趋势，总训导师哈桑·胡代比等思想家试图对穆兄会意识形态拨乱反正，在其著作《宣教者，而非审判官》一书中，他驳斥了库特布的“哈基米叶（真主权）”论和“泰克菲尔（定叛）”论，指出《古兰经》和圣训中从未提到“哈基米叶”，他人无权随意“定叛”，试图以此阻止穆兄会激进化趋势。^②然而，埃及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的惨败、萨达特与以

① Eric Trager, *The Unbreakable Muslim Brotherhood: Grim Prospects for a Liberal Egypt*,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2011.

② Israel Altman, *Strategies of the Muslim Brotherhood Movement: 1928-2007*, Washington, D.C.: Hudson Institute, p.34.

色列媾和等事件，导致激进思想在穆兄会内部抬头。

在穆巴拉克时代，穆兄会遭到严厉打击。面对恶劣的生存环境，穆兄会采取灵活、务实的斗争策略，将其战略重心调整为参与议会政治、发展伊斯兰经济和向公民社会组织渗透等三个方面。穆兄会通过社会服务和伊斯兰金融等途径，吸引底层民众，争取中产阶级、青年学生和专业人士的支持，影响力和民意基础不断扩大，成为一个阶级属性模糊的民粹主义组织。在政治层面上，穆兄会谋求作为正常政治力量，参与议会政治。1984年起，穆兄会开始参加议会选举。1994年，穆兄会公布了一份关于其政治路线的文件，正式确立组党和参与议会政治的战略。这份文件倡导政治改革，实行民主等现代政治理念，使穆兄会赢得包括部分世俗主义者在内的更广泛的支持。^①在穆巴拉克执政后期，穆兄会争夺公民社会组织领导权的战略取得成效，先后控制多个行业公会。在议会政治方面也取得突破，成为议会第二大政治派别。在意识形态方面，虽然激进派和温和派之间的斗争不断，但实用主义的斗争策略已在穆兄会内部成为主流。穆兄会内部还涌现了以伊萨姆·阿尔亚尼、艾布·福图赫为代表的改革派，他们对自由民主持积极态度，主张淡化穆兄会的宗教色彩，放弃建立伊斯兰国家的目标。2010年1月，穆兄会举行训导委员会和总训导师选举，改革派在选举中遭到惨败，除阿尔亚尼进入训导委员会外，其他改革派领导人悉数落选，保守派代表人物穆罕默德·白迪阿当选穆兄会第五任总训导师。这次选举表明，保守势力在穆兄会内部仍很强大，但本届训导委员会并未采取激进政策，又说明穆兄会温和化和务实化已成为大势所趋。

经过80余年的发展，穆兄会已成为较成熟的组织：在组织建设方面，埃及历届政府对穆兄会的严厉打压，迫使其一贯重视组织建设。它通过设立较高的入会门槛和严格的入会程序，实行分级管理和政党化运作，维护训导委员会和总训导师的权威性等措施，在政治高压下谋求生存和发展；在意识形态方面，穆兄会作为一个宗教性政治组织，其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是保守性和政治性，即向后看的历史主义取向和夺取政权的终极目标。在斗争策略方面，穆兄会内部已就参与议会政治、谋求通过选举上台执政达成共识，并与极端组织划清界限，内部激进势力也日渐式微，暴力斗争手段渐被摒弃；在经济政策方面，穆兄会拥护私有制、市场经济，通过发展伊斯兰金融、开展慈善事业、提供社会公共品等举

① Michael A. Lange, Political Islam Gaining Ground: The Example of the Muslim Brotherhood in Egypt, *International Reports*, The Konrad Adenauer Stiftung, December, 2007.

措，为扩大组织和实现政治目标打下了基础。

二、穆兄会崛起的原因

“一·二五”埃及民众抗议属无特定领导力量的自发群众运动，穆兄会在民众抗议浪潮中，姿态较为超脱，采取了“观望—跟随—参与”的策略，以免使民众抗争染上伊斯兰色彩，从而被当局以打击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名义镇压。穆兄会虽不是埃及政治剧变的主导力量，却是其最大受益者。在穆巴拉克政权倒台后，穆兄会强势崛起，一跃成为埃及最大的政治力量。穆兄会崛起的原因在于以下几点：

1. 组织严密，运作有效。穆兄会是一个成熟的组织，迄今已有 83 年历史。在与前王朝和世俗威权政权的较量中积累了丰富的政治运作和社会工作经验。穆兄会的组织结构与政党相似，设有职能相当于中央委员会的“训导委员会”和相当于党首的“总训导师”。在埃及各省均设有分部，以“家庭”（usra）为基层组织，由“家长”负责管理。

2. 财力雄厚。穆兄会成员中不乏大企业家和商人，其财源主要来自自营企业和捐赠，还获得来自海湾国家的外援。凭借雄厚的财力，穆兄会积极开展伊斯兰金融服务和慈善事业，通过兴办资费低廉的医院、学校，提供小额贷款等惠民措施，赢得底层百姓的支持。目前，它是埃及最大的医院经营者，旗下有 160 多家医院。^①

3. 策略得当。埃及剧变后，穆兄会迅速采取一系列行动与军方周旋，将政局发展引入对自己有利的轨道。如成功推动修宪、迅速组党，本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战略，放弃总统选举，全力投入议会选举。2011 年 4 月 30 日，穆兄会在位于开罗穆卡特姆区的新总部，召开 16 年来首次公开“协商会议”，宣布成立“自由与正义党”。该党宣布了较开放的政治纲领，称其并非伊斯兰党，而是全民党，宗旨是建立民主、民权国家，无意建立伊朗式的伊斯兰国家。其初始成员中就包括 100 名科普特人和 1000 名女性。^②为广泛团结各派政治力量，确保赢得埃及剧变后的首次大选，自由与正义党牵头组建了由新华夫脱党、中间党、明天党、尊严党、劳工党等 20 余个党派组成的“民主联盟”，包括左、中、右各

① Uri Dadush, Marina Ottaway, Michele Dunne, Jeffrey Gedmin. Egypt in Transition: The Current Economic Situation and 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Assistanc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June, 2011.

② al-Ikhwan al-Muslimuna Fi Misr Yughariruna Insha'i Hizb Wa 'adam khaudh intikhabat al-Ri'isa, http://www.bbc.co.uk/arabic/middleeast/2011/04/110430_egypt_brotherhood.shtml.

派政治力量。该党还任命科普特人拉菲克·哈比卜为副主席，要求参加民主联盟的各党派按比例推出科普特人和女性候选人。^①

4. 其他政治力量弱小。穆巴拉克执政时期，埃及有 20 多个合法注册的政党，但这些党派在前政权的压制下，沦为执政党增加政权合法性的工具，势单力薄。如老牌政党新华夫脱党，在 2005 年议会选举中仅获得 6 个席位，在此次议会选举第一和第二阶段中仅获得 27 个席位，占 8.5%。这次民众抗议的中坚力量，如“一·二五联盟”、“四·六运动”等青年组织，组成“继续革命联盟”参加选举，但由于成立时间短，候选人知名度低，选举经验不足，在选举中表现不佳。巴拉迪领导的全国变革委员会等自由民主派组织，内部派别林立，整合困难重重，无法有效参与选举。截至 2011 年 10 月 3 日，埃及有 42 个正式注册的政党，但剧变后成立的自由埃及人党、埃及自由党等新政党，由于知名度低，无法对穆兄会构成实质性威胁。

5. 政治安排有利。埃及军方决定通过修宪而非重新制宪的方式完成政治过渡，宪法修正案已在全民公决中获得通过。大选将按照议会选举——制订宪法——举行总统选举的顺序进行。^②这一安排符合穆兄会的利益，意味着穆兄会可趁其他政治力量，特别是自由民主派立足未稳之机，赢得埃及剧变后首次议会选举。

穆兄会凭借其民意基础，向军方施压，将政治进程引入对己有利的轨道。埃及军方拟按照旧选举法，将三分之一的议会席位分配给独立候选人，遭到以自由与正义党为首的“民主联盟”的强烈反对。该联盟以抵制选举相威胁，迫使军方修改选举法。2011 年 10 月 5 日，最高武装力量委员会副主席安南与各派政治力量谈判后，宣布修订选举法第 5 条。该修正案将阻止前民族民主党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选举，有利于穆兄会赢得更多议席。11 月 1 日，埃及过渡政府副总理阿里·赛勒米公布“宪法基本原则文件”，其中第 9 条和第 10 条赋予军队特殊的政治、经济特权，如自主管理、独立编制预算等权力。军方授命过渡政府公布此立宪原则，意在试探民意，显示军方谋求保护自身利益，确保其能够继续左右埃及政局的意图。此举引发以穆兄会为首的大多数政党的强烈反对。

① al-tehaddiyat Ename Al-intikhabat Al-teshriaye Fi Misr , Arab Center for Research and Policy Studies, Doha, Oct. 2011.

② 根据埃及军方公布的选举安排，埃及人民议会（下院）选举于 2011 年 11 月 28 日开始，分三个阶段进行，2012 年 1 月 29 日举行协商会议（上院）选举，也分三个阶段进行。议会选举将于 2012 年 3 月结束，总统选举将于 2012 年 6 月 30 日前举行。

在穆兄会的压力下，过渡政府宣布将修订第 9 条和第 10 条。^① 11 月，埃及爆发反对最高军事委员会和坦塔维本人的抗议示威，穆兄会是这次示威的主要发动者之一，但军方做出让步后，穆兄会即停止抗议，备战议会选举。其他政治力量却不切实际地企图迫使军方改变政治进程安排，甚至企图发动“二次革命”推翻最高军事委员会，为这些党派的选举备战带来负面影响。在与军方的博弈中，穆兄会注意把握尺度，与军方保持一定程度的默契，充分反映了穆兄会的实用主义斗争策略和丰富的政治经验。

从议会选举前两个阶段结果看，以自由与正义党为首的民主联盟赢得议会选举已无悬念，自由与正义党也将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如果穆兄会控制议会，并主导修宪进程，埃及将实行内阁制，自由与正义党将与其他党派组成联合政府，从而上台执政。

三、穆兄会面临的挑战

在后穆巴拉克时代的埃及政坛，穆兄会并非一家独大，它将面临其他政治力量的挑战。在议会选举第一和第二阶段中，自由与正义党、光明党（al-Noor）稳居前两位，新华夫脱党、埃及集团和中间党竞争第三位。选举结果显示，埃及政治力量版图已基本成型，主导未来埃及政坛的三大政治势力分别是穆兄会、赛莱菲派和自由民主派，其中赛莱菲派是穆兄会最具实力的竞争者。然而，穆兄会获得议席数虽名列第一，但尚未过半，难以单独控制议会，必须联合其他党派组阁。穆兄会面临挑战主要有以下几点：

1. 宗教属性带来的局限性。虽然自由与正义党致力于淡化其宗教色彩，宣称其为全民党，但这无法掩盖其伊斯兰属性。宗教属性带来的局限性使穆兄会难以获得占人口约 10% 的信仰基督教的科普特人，以及世俗主义者的支持。2011 年 10 月 9 日，发生在开罗国家电视大楼前科普特人与军警的大规模冲突，显示科普特人对穆兄会崛起的忧虑。埃及电信巨头纳吉布·萨维里斯组建了以科普特人为主体的自由埃及人党，该党与埃及民主党等世俗政党组成选举联盟——“埃及集团”，以抗衡自由与正义党领导的民主联盟。埃及集团在议会第一和第二阶段选举中获得 23 个议席，占 7%，位居第四。由于成立时间短，知名度低，自由民主派的核

^① Majority Muslim Committee Demands Changes to Supra-constitutional Principles Proposed by Egypt's Military, *Ahram*, November 7, 2011.

心力量——由主导埃及剧变的青年运动组成的“继续革命联盟”和巴拉迪领导的全国变革联盟在此次选举中表现不佳，但随着这些党派的逐渐成长，自由民主力量将不断壮大，进而缩小与穆兄会的差距。

2. 政治伊斯兰内部的分化。穆巴拉克政权倒台后，政治伊斯兰获得宽松的生存环境，目前埃及已有 17 个正式注册的伊斯兰政党，从人民议会前两个阶段选举结果看，各个派别的政治伊斯兰势力共获得 72% 的席位，成为埃及政坛的主导力量。然而，政治伊斯兰势力并非一个整体，分属穆兄会、赛莱菲派、苏菲派和赛莱菲—吉哈德派等 4 个派别，其中赛莱菲派的光明党是穆兄会的主要竞争对手。

宗教保守派——赛莱菲派势力的迅速扩张，是后穆巴拉克时代埃及政坛最令人瞩目的现象。以光明党为代表的赛莱菲派已成为穆兄会最强劲的对手，埃及历史上首个赛莱菲政党——光明党在第一和第二阶段选举中，获得 82 个议席，占 24%，仅次于自由与正义党，名列第二。该党成立于 2011 年 5 月，尚未举行党内选举，但其民意基础较广。截至选举前，光明党已有 10 万名党员，支持者多达 800~900 万人。与穆兄会相似，赛莱菲派获得民众支持的原因也是宣教和慈善事业。由于意识形态的相似性，赛莱菲派还获得海湾国家的支持。光明党并非外界想象得那样保守，它对《戴维营协议》、埃美关系、巴勒斯坦问题等一系列敏感问题持开放态度，公开表示曾与以色列、美国驻埃使馆接触和对话。

赛莱菲派与穆兄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主张既有相似之处，也有明显分歧，在宗教问题上，前者更为激进、更保守。光明党与穆兄会的关系较微妙，该党在成立之初曾借重穆兄会，加入了民主联盟，但由于候选人名单分配等问题于选举前夕退出，独自参选。光明党在选举中取得良好成绩后，已成为一支独立、自信的政治力量，与穆兄会形成竞争关系。该党代主席艾马德·阿卜杜·加富尔说，“我们支持者的数量是穆兄会的数倍，我们与其结盟的可能性不大。”^①由于光明党热衷于探讨穆兄会刻意回避的实施沙里亚等敏感议题，并成立了“劝善戒恶机构”，穆兄会开始与光明党保持距离。政治路线的差异决定这两大伊斯兰派别再次走向联合的可能性较小。

苏菲派成立了埃及解放党(al-Tahrir)和自由之声党(Sout al-Hourriya)，埃及有约 1500 万苏菲派信徒，是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代表伊斯兰团的建设与发展党(al-Bina wa al-tanmiyah)和代表伊斯兰圣战者组织的安全与

① Narfudh al-hukuma al-deeniya.
<http://www.aljazeera.net/NR/EXERES/6BAB2166-C05D-4021-8D66-C8820DBBFD28.htm>.

发展党(al-Amnu wa al-Tanmiyah),属于激进的赛莱菲—吉哈德派^①,民意基础较差。20世纪末从穆兄会分离出去的中间党(al-wasat)历史较长,知名度较高,该党在第一和第二阶段选举中获得7个议席,占2%。上述伊斯兰政党的出现,使政治伊斯兰阵营分化,削弱了穆兄会的力量。

选举前夕,围绕各政党提名候选人比例问题,民主联盟发生分裂。2011年10月7日,新华夫脱党指责穆兄会企图超比例推出议会选举候选人,宣布退出“民主联盟”,独自参加选举,光明党、中间党、纳赛尔党等党派也已宣布退出,民主联盟党派数骤减至10余个,显示了该联盟的脆弱性。

3. 穆兄会内部发生分裂。埃及剧变后,穆兄会内部出现分裂迹象,积极参与抗议示威的“穆兄会青年”与主流派产生分歧。部分穆兄会成员组建了埃及潮流党(al-Tayyar al-Misri)、先锋党(al-Riyada)、复兴党(al-Nahda)、社会与和平党(al-Mujtama' a wo al-Salam),吸引大批穆兄会青年加入。著名伊斯兰宣教者阿姆鲁·哈立德正在筹建的政党,也得到部分穆兄会青年支持。^②

穆兄会虽决定不推出总统候选人,并禁止其成员以个人身份竞选总统,但前穆兄会训导委员会委员艾布·福图赫不顾禁令,已宣布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加总统选举。民调结果显示,他的支持率与另一位总统候选人前阿盟秘书长穆萨相当。这意味着艾布·福图赫是总统职位的强有力的竞争者。艾布·福图赫的参选引发穆兄会进一步分裂,总训导师穆罕默德·白迪阿已宣布将其逐出穆兄会,并禁止穆兄会成员支持其竞选。此举导致穆兄会进一步分裂,众多成员特别是穆兄会青年不顾禁令,支持艾布·福图赫和著名伊斯兰学者穆罕默德·阿瓦竞选总统,使穆兄会力量被进一步分化和削弱。此外,穆兄会内部运作缺乏民主和透明度,遭到穆兄会青年的批评。在选举法修订风波中,自由与正义党主席穆尔西代表该党与军方谈判并签署协议,遭到穆兄会青年的反对。他们认为,穆尔西未经过民主程序征求党内意见,擅自与军方达成协议。

4. 与军方的关系。如何处理与军方的关系,也是穆兄会面临的重大挑战。1952年革命以来,埃及军队一直是埃及政局的实际掌控者,军方虽承诺在过渡期结束后将权力移交民选政府,但仍谋求在未来埃及政坛发挥重要作用,扮演世俗政权的“捍卫者”角色,并寻求获得超宪法地

① Tarek Masoud. *Liberty, Democracy, and Discord in Egypt*,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Fall 2011.

② Khaled 'az Al-Arab. Kharita Al-Tariq Li Al-Ahzab Al-Siyassiya Fi Misr, http://www.bbc.co.uk/arabic/middleeast/2011/06/110623_egypt_partymap.shtml.

位，保持其经济上不受任何监督的“独立王国”。为此，军方采取以拖待变的策略，最大限度拉长过渡期，为自己留出政治运作的空间。然而，随着民众抗议的矛头转向最高军事委员会和坦塔维本人，军方的运作空间越来越小。军方目前的主要策略是影响宪法和总统选举法制定进程、限制议会权力、避免总统权力被过度削弱并寻找军方代理人竞选总统。穆兄会与军方在制宪、总统选举法制定等问题上的矛盾不可避免，但均认可对方是埃及政坛的重要力量并尊重彼此地位，保持一定程度的默契。

四、穆兄会崛起的影响

穆兄会的崛起引起埃及国内和西方国家的忧虑。埃及科普特人和世俗主义者担心，穆兄会参与民主进程的终极目标是建立实行“沙里亚”的伊斯兰专制国家，它将“通过投票箱上台”来“劫持”民主。穆兄会迟迟不能提出明确的经济纲领，使其治国理政能力遭到质疑。以色列和西方国家则担心穆兄会上台后，将推行激进的反以、反西方政策。简言之，穆兄会崛起的影响分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

（一）国内影响

1. 民主化。穆兄会对民主的真实态度一直备受质疑，部分世俗主义者认为穆兄会参加民主进程是机会主义的行为，它不可能真正“拥抱民主”，放弃“沙里亚”。中东历史学家伯纳德·刘易斯认为，有政治伊斯兰参加的选举是“一人、一票、一次”^①，意即政治伊斯兰利用民主机制上台，并将终结民主。2007年，穆兄会曾提议建立一个教法学家委员会，全面审查埃及现行法律是否符合伊斯兰教法。虽然，迫于当时的政治压力，穆兄会暂时收回了这个提议，但在新的政治环境下，穆兄会可能再次提出这个要求。然而，对穆兄会将“劫持”民主的判断并不符合穆兄会和埃及政治的现状。穆兄会的意识形态和斗争策略已经趋于务实。自20世纪七十年代起，穆兄会便逐步放弃了激进伊斯兰化政策，以便适应埃及的政治现实。穆兄会于2004年3月和2005年3月两次发表了有关埃及政治改革的声明，明确提出民主要求，承认妇女的政治权利，并淡化其建立伊斯兰政府的目标。^②美国学者罗宾·怀特在论及穆兄会意识形

① Bernard Lewis. Islam and Liberal Democracy, *The Atlantic*, 1993(2), Vol. 271.

② Matha Yef'al Al-Demghratiyun Al-Misriyun Ma'a Al-Ikhwan?

<http://www.ahewar.org/debat/show.art.asp?aid=39668>. Mubadarat jama'a Al-Ikhwan Al-Muslimeen Li al-Islah Al-Dakhili Fi Misr.

<http://www.aljazeera.net/NR/exeres/78E610D2-2560-4541-A847-9738BC9A1D09.htm>.

态的发展时指出,“当今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也吸收了许多现代性。虽然伊斯兰运动在西方都被称为‘原教旨主义运动’,但实际上,他们的议程却不尽是原教旨主义的。”^①国际危机小组(ICG)的中东问题专家认为,“伊斯兰主义者在继续要求实行沙里亚的同时,也需要考虑当代的社会现实,需要用创制和协商在社会进步中发挥他们的作用。如今再用原教旨主义或者彻底的保守主义来形容这些运动已经不恰当了。尽管伊斯兰主义运动仍在一些问题上坚持保守立场,但这些运动最突出的特点是它们复兴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伊斯兰现代化运动的理念,而这些理念衰落已久。”^②

在阿拉伯剧变背景下,政治伊斯兰呈现向“自由伊斯兰”转变的趋势。温和政治伊斯兰运动已接受民主等现代政治理念,试图融合伊斯兰教与现代性。突尼斯伊斯兰复兴党领导人拉希德·加努希认为,“民主、人权、国家职能、多党竞选和宪法规章都是新伊斯兰思想的一部分,这种新伊斯兰思想可以从对伊斯兰原典的新诠释和重新诠释中找到它的根基和合法性……建立民主制度是伊斯兰国家全面改革的开端,武断地认为民主违反伊斯兰教法的观点是不正确的。”^③2011年10月,突尼斯剧变后首次选举中,伊斯兰复兴党赢得制宪议会41%的席位,成为议会第一大党。但该党宣布将坚持世俗主义,与其他政治力量组成联合政府,这为穆兄会的参政提供了样板。自埃及剧变以来,穆兄会采取的政策和立场可初步判断其已放弃激进伊斯兰化政策。以总统选举候选人问题为例,穆兄会认为其推出的候选人若赢得选举,将引发国内科普特人、世俗主义者的反对和西方国家的疑虑,埃及军方也无法接受一位穆兄会成员担任总统。因此,穆兄会决定不推举总统候选人,并禁止其成员以个人身份参选。自由与正义党领导的民主联盟并非伊斯兰党派联盟,而是吸纳了左、中、右各派力量的选举联盟。如在选举中获胜,自由与正义党将以该联盟为基础,组建联合政府。这说明穆兄会“劫持”民主,全面实行伊斯兰化的可能性较小,自身身份和政治现实的变化将使其变得更加务实。2011年12月,穆兄会领导人在会见英国驻埃及大使怀特时指出,“我们无意取消与以色列的协议,也无意在埃及实施沙里亚。”^④然而,

① Robin Wright. Islam, Democracy and the West, *Foreign Affairs*, Summer 1992.

②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ICG). Islamism in North Africa I: The Legacies of History, *ICG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Briefing*, 20 April, 2004.

③ 西赫布迪:《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与中东民主化》,季惠群译,《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5年第2期。

④ Donald Macintyre. How the West Was Caught Out by the Arab Spring? *The Independent*, December 26, 2011.

这些政策和措施尚不足以说明穆兄会已认同并接受民主，并已放弃实施沙里亚、建立伊斯兰国家的目标。或许这只是其为了赢得选举而采取的机会主义政策。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中东问题专家认为，穆兄会在参政问题上立场一直较模糊。“穆兄会以何种身份参政，作为政治行为体参政，还是作为宗教行为体参政，并不明确。如果是前者，其目的是为了政治。如果是后者，则目的是宗教，为了实行沙里亚，建立伊斯兰国家。”^①

2. 经济转型。穆兄会上台后，首先面对的是经济和民生问题。这些导致埃及剧变的主要原因，不会随着民主化自动得到解决。正如埃斯波西托和帕斯卡图里指出，“可以预见的是，当伊斯兰运动在中东国家上台，他们将遇到与该地区世俗政权相似的问题。”^②埃及经济存在许多难以解决的结构性矛盾，如依赖石油、苏伊士运河等地租性收入，产业结构失衡，农业和制造业落后，财政赤字、外债、通胀率和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20 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埃及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导下进行经济改革。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埃及经济开出的新自由主义药方在刺激经济增长方面成效显著，但同时也造成诸多问题，使埃及经济患上“拉美病”，社会财富高度集中，两极分化严重。埃及草率推出激进的私有化计划，部分接近政权的商人趁私有化之机，将大批国有企业划转至名下，导致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和寡头经济的出现。经济发展缓慢、民生艰难、政局动荡和安全局势恶化使埃及经济雪上加霜。根据埃及中央银行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2011 年，埃及财政赤字增至 1610 亿美元，外汇储备由年初的 370 亿美元降至 11 月的 200 亿美元，降幅达 44%。股市总市值缩水达 50%。游客人数由 2010 年的 1400 万降至不足 1000 万。外国直接投资减少 93%，仅为 3.76 亿美元，标准普尔 2 个月内 4 次调低埃及的信用评级。^③ 2011 年 1~9 月，埃及经济损失达 97.9 亿美元，其国内生产总值损失 42.7 亿美元，公共财政损失 55.2 亿美元。^④当前，埃及正面临经济发展战略的重大抉择，埃及社会围绕是否继续进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展开辩论。消除导致埃及政治剧变的经济社会问题根源，实现经济转

① Marina Ottaway, Amr Hamzawy. Islamists in Politics: The Dynamics of Participation, *Carnegie Papers*,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No.98, November 2008.

② John L. Esposito, James P. Piscatori. Democratization and Islam, *The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45, No. 3, Summer 1991.

③ 2011 kana al-'Amu al-Is'abu ala al-ightisad al-Misri.
http://www.bbc.co.uk/arabic/business/2011/12/111226_egypt_economy.shtml.

④ Re-thinking the Arab Spring: Roadmap for G20/UN Support? *Geopolicity*, October 2011.

型，实现兼顾社会公平、使全社会共享发展果实的包容性增长，是穆兄会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然而，穆兄会和自由与正义党迄今尚未公布其全面的经济纲领，说明缺乏治国理政经验的穆兄会，目前尚拿不出可行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穆兄会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拥护者和受益者，其经济路线与穆巴拉克政权相近。它们代表的都是企业主、商人阶层的利益，对劳工权利不甚关心，只是企图利用工人运动达到其目的。^①穆兄会将延续穆巴拉克时期的经济政策，坚持市场经济、私有化等政策。这将阻碍其提出全新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也将使其政治命运面临考验。

（二）地区和国际影响

穆兄会崛起不是一个孤立现象，它是阿拉伯国家政治伊斯兰势力借政治剧变群体性崛起的一部分。政治伊斯兰通过选举上台是此次阿拉伯世界剧变的直接后果和标志性特征。在此次政治剧变中，埃及等世俗共和制阿拉伯国家集体陷入动乱，一批世俗威权政权倒台，为政治伊斯兰崛起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机遇。此前，突尼斯伊斯兰复兴党、摩洛哥正义与发展党先后通过选举上台。利比亚穆兄会、伊斯兰变革运动等政治伊斯兰势力在推翻卡扎菲政权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有望成为后卡扎菲时代利比亚政坛的领导力量。如果也门政治过渡进程能顺利进行，伊斯兰改革党也有望赢得选举。如果与1991年阿尔及利亚伊斯兰拯救阵线、2002年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2005年伊拉克什叶派政党、2006年巴勒斯坦哈马斯分别在各自国家大选中获胜联系起来，可以看出政治伊斯兰的崛起反映了中东伊斯兰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现实，以及政治文化的内在机理，这是中东伊斯兰国家民主化的必然结果。经过此次剧变，尽管自由民主力量获得难得的发展机遇，未来将逐渐成长壮大，但在短期内尚无法与政治伊斯兰抗衡。

以穆兄会为代表的政治伊斯兰党派的群体性崛起将对阿拉伯世界产生三方面的影响：首先，政治伊斯兰上台后将从现实政治的需要出发，采取务实、灵活的政策，在内政方面，其政策不会与世俗政党有本质差异。然而，宗教保守势力抬头，将导致社会伊斯兰化，宗教在社会和经济领域的作用将上升。埃及赛莱菲势力破坏苏菲派圣墓、效仿沙特成立“劝善戒恶机构”等激进行为^②，说明宗教保守势力开始实施保守的政治

①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Egypt's Muslim Brothers: Confrontation or Integration? *Crisis Group Middle East/North Africa Report*, No.76, Vol.18, June 2008.

② Hai't al-imar 'an al-ma'aroof wa al-nahai 'an al-mankar Fi Misr Tutheer Harban 'ala Facebook, http://www.bbc.co.uk/arabic/middleeast/2011/12/111227_egypt_religious_police.shtml.

和社会议程，这将加剧埃及社会的宗教和族群矛盾；其次，政治伊斯兰在多个国家上台执政，将使中东地区政治伊斯兰受到鼓舞，从而掀起政治伊斯兰思潮在阿拉伯世界的泛起，伊斯兰党派将在更多阿拉伯国家走上政治舞台，并结成一个联盟，埃及穆兄会将在其中扮演领导角色。2011年12月，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访问埃及和突尼斯，争取两国伊斯兰政党的支持。访埃期间，哈尼亚访问穆兄会总部，与总训导师白迪阿举行会谈，双方强调了哈马斯与埃及穆兄会的历史渊源。哈尼亚指出，“哈马斯是埃及穆兄会在巴勒斯坦的分支，是穆兄会创始人哈桑·班纳开启的事业的组成部分”，白迪阿则强调穆兄会与哈马斯的特殊关系，承诺穆兄会将全力支持巴勒斯坦事业。^①这次访问预示着埃及穆兄会将与其在阿拉伯国家的分支加强协调与合作；最后，从地缘政治角度看，政治伊斯兰崛起将导致阿拉伯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动。由于意识形态的相似性，信奉瓦哈比教义的沙特、卡塔尔等海湾阿拉伯国家，通过支持政治伊斯兰，增加在发生剧变的阿拉伯国家的影响力。这些国家得到沙特、卡塔尔等国的政治支持、军事和经济援助，将向沙特、卡塔尔靠拢，甚至与其结盟，阿拉伯世界将形成一个宗教保守派阵营，海湾国家是这一阵营的核心力量。海湾国家在阿拉伯事务中获得更大话语权，阿拉伯世界地缘政治中心将东移至海湾地区。在沙特、卡塔尔等海湾国家主导下，阿盟深度介入叙利亚危机，企图以压促变，便反映了这一趋势。

外交政策方面，穆兄会将面临如何处理与以色列和西方，特别是与美国的关系问题。反犹太复国主义和反美一直是穆兄会政策的支柱，也是其民意基础的重要来源。穆兄会领导下的埃及政府将不会像穆巴拉克政权那样，采取亲美和“配合”以色列打压阿拉伯激进势力的政策，埃及关系和埃美关系或将面临倒退。然而，埃及目前面临繁重的政治转型和经济建设任务，任何政治力量上台都将专注于国内问题。因此，预计穆兄会将不会采取激进的外交政策，挑动与以色列和美国的冲突，而是将务实地对待美国和西方。

穆兄会一向持反美立场，美国也一贯对穆兄会持负面评价，将其定位为“敌对”和“反动”组织。通过对美国政府发布的有关政治伊斯兰运动政策的文件的梳理，突尼斯学者塔里克·卡赫拉维指出，“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美国对穆斯林兄弟会等政治伊斯兰运动的政策是一成不变的，充满怀疑，有时甚至是敌意……美国中央情报局于1947年10月16

^① Harakat Hamas Wa al-Bahath 'an Da'am Duwal al-rabee'a al-'arabi, http://www.bbc.co.uk/arabic/middleeast/2011/12/111224_haniyeh_cairo_visit.shtml.

日发布了一份关于穆兄会的报告，它是美国政府就政治伊斯兰发布的最早文件之一。在这份报告中，穆兄会被描述为‘反对一切对阿拉伯世界的外来干涉’的组织。在中情局于1955年11月15日发布的一份报告中，穆兄会被描述为‘反动的’、‘从事恐怖活动’的组织。在美国国务院于1979年1月1日发布的一份报告中，穆兄会被描述为‘右翼力量’、‘在政治压力下，将转变其立场，向自由主义转型’。”^①埃及剧变后，美国被迫调整对穆兄会的政策，准备接受其崛起的现实，以务实态度开始与其沟通和对话。2011年6月30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表示，美国将启动与穆兄会“正式、直接、无限制”的对话。^②事实上，美国一直保持与政治伊斯兰运动的接触，美国前驻埃及大使弗朗西斯·里赛尔多恩指出，“20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美国始终保持同政治伊斯兰的接触。”他本人就曾与穆兄会总训导师泰勒迈萨尼及其高级顾问马蒙·侯代伊比进行过会谈。^③美国对穆兄会态度的转变，取决于其能否摆脱“阿尔及利亚综合症”，即支持阿拉伯国家民主化，但不接受通过选举上台的政治伊斯兰。美国的这一立场在阿尔及利亚、巴勒斯坦和黎巴嫩等国的选举中均有体现。

五、结论

在穆巴拉克时代，埃及政治格局是威权政权和政治伊斯兰的二元结构，世俗主义党派力量弱小，使穆兄会成为埃及剧变的直接受益者。穆兄会有望凭借其组织优势、政治经验和经济实力，延续其在人民议会选举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胜势，赢得议会选举，成为埃及政坛的领导力量。然而，穆兄会的政治命运取决于其如何与现代性融合，赋予自身更多的现代性，成为促进社会变革和进步的积极力量，带领埃及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虽然穆兄会在实施沙里亚、建立伊斯兰国家等问题上的立场尚不明朗，但政治现实将促使其采取务实政策，成为民主化进程的参与者和推动者。经济和民生问题将是穆兄会面临的最严峻挑战，埃及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艰巨性和长期性，穆兄会与穆巴拉克政权经济政策的一致性，决定了穆兄会难以在经济和民生领域有所作为。此外，穆兄会还将面临如何处理与埃及军方、其他伊斯兰势力、自由民主派等埃

① Tarik al-khelawi. Mu'adhilat Al-Mawghif Al-Amenriki Min Al-Ikhwan, <http://www.aljazeera.net/NR/exeres/D1C08DC3-42FF-4984-A3B7-B64534C11EF1.htm>.

② Hillary Rodham Clinton. Remarks With Hungarian Prime Minister Viktor Orban, June 30, 2011.

③ Francis J. Ricciardone's *Remarks at the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Islam and Democracy*, Washington, DC, May 14, 2008.

及其他政治力量关系的问题。作为政治伊斯兰在阿拉伯国家崛起的重要组成部分，穆兄会的崛起将促进阿拉伯国家伊斯兰党派的联合，引发阿拉伯世界的地缘政治格局变动。穆兄会上台将导致埃及与以色列和西方，特别是与美国关系的倒退，但尚不至于导致双方走向全面对抗。

The Muslim Brotherhood in the Post-Mubarak Era

DING Long

Abstract The fall of Mubarak regime has turned the Muslim Brotherhood (MB) from a opposition organization into the most powerful political power in the political arena of Egypt. MB consolidated its dominant position in the political landscape through forming a political party and a political alliance, forging opportune political arrangements in the political transition process. MB is a well-organized movement with abundant financial resources and much more readiness for the elections than the secular counterparts, which will guarantee the Freedom and Justice Party's good performance in the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MB's political agenda still has a lot of ambiguities. However, the political reality will make it pragmatic. MB shares similar economic policies with Mubarak regime, therefore, it is implausible for MB to embark on a viable economic strategy. MB's rise will encourage the Islamic parties in the Arab countries to forge an alliance, which will therefore give rise to geopolitical changes in the Arab world. MB's rise would have negative impact on Israel and the west, particularly the United States. However, it is unlikely to lead to a dramatic deterioration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Egypt and the west.

Key Words Egypt; Muslim Brotherhood; Freedom and Justice Party; Post-Mubarak Era

(责任编辑: 李 意)